

风景行吟

芙蓉花溪

在祖国版图的西南浅丘地带,有一条溪水,长约百里,以花命名,称作芙蓉溪。

千百年来,纯洁娇艳的醉芙蓉与宛转清亮的溪水顾盼生辉,见证了百里花溪和两岸芙蓉的悠悠岁月。

自隋唐初,芙蓉溪便是绵州城郊的风景游乐区,被誉为“巴西第一胜境”,现李杜祠照壁上仍保存着清朝绵州刺史吴朝鼎的题刻。

芙蓉溪,发源于游仙区凤凰乡、太平镇,沿忠兴、街子、新桥、游仙等乡镇,朝着城市的灯火,向着海的未来,汇流涪江,经嘉陵江、长江,注入汪洋大海。

缓缓的芙蓉溪,完全没有急流险滩,平静宁静,是她的习性。这里,静水流深,似“万顷琉璃就地开”;这里,霞满青丘,恰“近山如负远山来。”

悠悠的芙蓉溪,曲曲折折,飘逸幽远,是她的形态。这里,“溪水宛转绕芳甸”,这里,“曲曲清流绕梵宫”。

远远的芙蓉溪,从汉唐一路走来,“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”的诗仙太白在溪畔登楼,发出“不敢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”的咏叹。

诗圣杜甫在溪畔观鱼,留下《东津观打鱼歌》及“鲈鱼肥美知第一”的咏唱。一代枭雄刘备在溪畔登高远眺,把酒临风,一声“富哉,今日之乐乐乎!”响彻千古。

济世,渔父村独钓溪上。李意期虽杳无仙影,但仙鱼桥、仙人路、汉仙桥、游仙观等已走进不朽的地理。就这样一条小溪,欧阳修郊游来了,苏易简求学来了,苏东坡来了,陆放翁来了,初唐四杰的王勃来了,“小李杜”的杜牧来了……为了“诗和远方”,他们都来了。

今天,我们不得不为芙蓉溪的诗书气质和文化意蕴所叹服,日夜流淌的,可是千古文脉和万千诗情。

芙蓉溪最美的是秋季,最开心的是打鱼。唐绵州刺史唐庚诗云“人间八月秋霜严,芙蓉溪上春融融”,为此,宋明时期人们在芙蓉溪畔治平书院遗址上修建了“春酣亭”。明代白朝诗云:“钟鼓鱼父村前晓,笛弄芙蓉溪上秋”,清代文葆农诗云:“每到秋时花似锦,画船箫鼓打鱼来”。现在的渔父村森林公园、以及李杜祠中的问津楼、听猿轩等就是这一历史盛景的注脚。

可以想象,诗人眼前的芙蓉溪定然是:阳光明媚,微风和煦。两岸青山如黛,土地平旷,村庄俨然。夹溪芙蓉含笑,水深波平,清澈似镜。水上群鸟翻飞,水下鱼翔虾跃。几叶扁舟,三五好友,或轻歌漫弹,或小饮神侃,或咏诗作对,尽兴阅读天地之大美,静心乐享人间之清福。

芙蓉溪里有《长恨歌》,唐明皇避“安史之乱”幸蜀,痛失贵妃,日夜思念,“行宫见月

伤心色,夜雨闻铃肠断声”。一个创作了《霓裳羽衣曲》的浪漫帝王,在芙蓉溪畔会想些什么呢?难道不会有哪个名唤芙蓉的女子吗?而世事就这样奇妙,就在这条芙蓉溪畔,万般无奈的玄宗,忽接快讯,安禄山被诛,遂大喜曰:“天下太平矣!”并命建楼以志之。这就是今天太平镇太平楼。

人们爱芙蓉,它美艳无比,一日三变,有“醉芙蓉”之称。芙蓉是美丽、深情、旷达的象征,代表君子、美人与爱情。这样一条饱含深情与美好的小溪,我们有理由相信她就是上天降临人间的一条爱情河、美女河。诗人罗隐在芙蓉溪畔重逢故人,诗云“芳草有情皆碍马,好云无处不遮楼。山牵别恨和肠断,水带离声入梦流。”诗人薛逢在此送别友人:“临溪莫话前途远,举杯须歌后会难。”

芙蓉溪流经游仙大地,一路沃野,物华天宝。木龙观的胡萝卜红亮亮、脆生生、甜丝丝,曾经是皇家贡品,如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,享誉一方。一直以来,街子豆腐就是绵州的一道低调美食,究其根源,是因芙蓉溪的水好,虽没有刘晓庆的《芙蓉镇》米豆腐那么有名,但巧的是,这里也正在谋划西部影视基地。千百年来,芙蓉溪流域栽桑养蚕已是经典,从陌上桑到现代桑园,桑总是生机无限,野草一样疯长,为蚕宝宝奉

献宝贵的翠绿。

仙鱼桥头,有一古老建筑,突兀屹立,端庄壮丽,这就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“汉平阳府君阙”,在中国复杂的石阙中最具代表性,是研究佛教文化的宝贵实物。芙蓉桥头的李杜祠,长期以来已成为文人学士吟诗作文、交流聚会的地方。附近的东津大道一条街,现常年居住的诗人达20余人,全国各地诗人往来频繁。在东津桥不远处,唐代四大名楼之一的越王楼,以其99米的高度和拥有154首诗词的厚度,被誉为“天下诗文第一楼”,成为绵州无可争议的文化地标。

芙蓉溪啊,你承载了游仙人太多的梦想与期待。再现芙蓉花开放的盛况已经启程,“芙蓉花溪”正在脱颖而出,这里“汉唐风韵”,“芙蓉花溪”正在脱颖而出,这里“七彩花海”,“田园牧歌”,这里“动感时尚”,“活力四射”。芙蓉溪“巴西第一胜境”,将以“芙蓉花溪”的盛妆而世。

“医者仁心——我身边的好医生”征文

一生的守望

下午一点多,天空下起了毛毛雨,游仙镇石堰村,游仙区中医医院派出的义诊队仍在忙着,55岁的杨全胜院长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,他聚精会神地写着处方。雨势渐猛,雨水顺着他的脸庞往下流着,晶莹剔透,像跳动的音符,工作服已全部淋湿,而他似乎全然不知。一名就疹的大婆见状,赶紧将手中的伞撑了过去,十分钟、二十分钟……直到义诊结束。“杨老师太敬业了,太婆边说边甩了甩酸痛的手。”

这已不是老杨第一次冒雨为患者看病了,每次义诊,杨院长都是第一个加入、最后一个离开的,义诊走过的每个地方,都有他的身影,日晒雨淋,严寒酷暑,从未间断过。

当年杨全胜高考填报志愿时,毅然选择了中医,跨出校门至今的30多个年头,凭着对中医专业的热情刻苦钻研。他说,中医“廉、简、便、验”,很适合基层群众,每个人都看得起病。而且中医博大精深,是值得用一生去钻研的学问,用一生去致力的事。

游仙区基层的中医资源较为匮乏,老杨从外院调入医院不久,就带着一两名工作人员,开始了他的中医基层指导路。几圈下来,对区内各个乡镇、甚至是很多村组都了如指掌。去年冬天开始,他更是义务到东宣乡卫生院坐诊。适逢需要下乡的这一天,家住高新区永兴镇的他,总是会早早起床,穿越整个绵阳城,驱车一个多小时,从未让患者久等过。他告诉患者,只要你们需要,随时都可以来找我。于是,经常会有陌生的面孔,或男或女,或年轻或年迈,出现在老杨的办公室。一次,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专程从乡下来找杨医生看病,给他带来了几十个土鸡蛋,几番推辞不过,老杨悄悄帮

大爷支付了药费。去年夏季,洪水泛滥,医院的地下配电室又面临危机,得知险情后,分管总务后勤工作的老杨二话没说,伞也没顾得上撑,雨衣也没穿,快步冲向了地下室。回来的时候,提着皮鞋,裤脚挽起老高,头发上的水珠滴答滴答的往下掉。那一刻见此情形,我鼻子一酸,一种莫名的感动,老杨同志怎么和雨这么有缘呀!去年,老杨高票通过了优秀共产党员的民主评选。谈及此事,他云淡风轻的笑了笑,“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,从未想过其他。”

老杨的办公桌上,堆着厚厚的一摞书,每次去他办公室,看到的书都不重样。这天,他的桌上放着的是《全国中医药行业教育“十二五”规划教材》全套,我问他这些有什么用,老杨说,这是大学最新的教材,买来自学的,说着,给我指了指旁边的笔记本,翻开来,密密麻麻的记着收集的名方、验方。“还不止这些,去年开始,我在中国中医药报上陆续整理了名医的药方,分症状整理的,学医嘛,更是要活到老,学到老”,“我每天都要挤出半小时,复习和背诵中医经典、药性和方剂歌诀。中医就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,以后,我还要为更多的人看病。”

老杨体型清瘦,头发微白,肤色红润,随时都是乐呵呵的,走在人群中,他只是普通人中的一个。没有许多的头衔,没有许多的荣誉,但是,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人,都会看到他身上的光环,那是一种精神,是对医学的执着与追求,是一个大医的精与诚!那是一种担当,医者仁心!

本栏目由绵阳市三医院协办

凡人凡事

铭记恩师

学生尊敬怎样的老师?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,我想从我的任课老师说起。

1984年9月就读小学开始,中学、中专以及后来的自考(专科、本科),遇到过很多位老师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好多的老师在我的脑海中早已淡去,然而却有这样几位老师,在我的脑海中依然那么清晰。

初中物理老师何成明,其实他只教了我们不到两个月的物理课。当时,我们班上物理老师更换频繁,大部分学生学习物理吃力,有畏难情绪。何老师的第一堂课上,大概就是说,力学部分即使学得不理想,影响不大,只要把电学学好,中考依然取胜。何老师帮我们树立学好电学、中考必胜的信心。

一天,大概是讲到人体是导体的一个知识点,何老师坐在讲桌上,双脚离地,一手接触火线,一手接触零线,顿时教室鸦雀无声,瞬间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何老师摸“电老虎”,一下子让我们震撼。不知为什么,从那以后,同学们学习物理兴趣倍增。从初二学习物理开始,大小测试也有几十次吧!及格次数屈指可数的我,物理中考竟然考了79分(当年满分100分)。我能顺利考上丰谷母校,物理成绩功不可没!

我认为,能够切实给予学生实质帮助的老师能够赢得学生的尊敬! 何老师是我们树立学好电学、中考必胜的信心。一天,大概是讲到人体是导体的一个知识点,何老师坐在讲桌上,双脚离地,一手接触火线,一手接触零线,顿时教室鸦雀无声,瞬间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何老师摸“电老虎”,一下子让我们震撼。不知为什么,从那以后,同学们学习物理兴趣倍增。从初二学习物理开始,大小测试也有几十次吧!及格次数屈指可数的我,物理中考竟然考了79分(当年满分100分)。我能顺利考上丰谷母校,物理成绩功不可没!

何老师教我们树立学好电学、中考必胜的信心。一天,大概是讲到人体是导体的一个知识点,何老师坐在讲桌上,双脚离地,一手接触火线,一手接触零线,顿时教室鸦雀无声,瞬间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何老师摸“电老虎”,一下子让我们震撼。不知为什么,从那以后,同学们学习物理兴趣倍增。从初二学习物理开始,大小测试也有几十次吧!及格次数屈指可数的我,物理中考竟然考了79分(当年满分100分)。我能顺利考上丰谷母校,物理成绩功不可没!

何老师教我们树立学好电学、中考必胜的信心。一天,大概是讲到人体是导体的一个知识点,何老师坐在讲桌上,双脚离地,一手接触火线,一手接触零线,顿时教室鸦雀无声,瞬间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何老师摸“电老虎”,一下子让我们震撼。不知为什么,从那以后,同学们学习物理兴趣倍增。从初二学习物理开始,大小测试也有几十次吧!及格次数屈指可数的我,物理中考竟然考了79分(当年满分100分)。我能顺利考上丰谷母校,物理成绩功不可没!

何老师教我们树立学好电学、中考必胜的信心。一天,大概是讲到人体是导体的一个知识点,何老师坐在讲桌上,双脚离地,一手接触火线,一手接触零线,顿时教室鸦雀无声,瞬间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何老师摸“电老虎”,一下子让我们震撼。不知为什么,从那以后,同学们学习物理兴趣倍增。从初二学习物理开始,大小测试也有几十次吧!及格次数屈指可数的我,物理中考竟然考了79分(当年满分100分)。我能顺利考上丰谷母校,物理成绩功不可没!

水龙吟·贺第六届科博会

石鉴明(绵阳)

遥望西蜀蓝天,碧空万里竖长剑。人道此城,日月同辉,星光灿烂。龙门高峙,涪江奔流,气吞河山。赞九院英雄,风调雨顺,惊雷炸,电光閃。

军民融合创新,赏而今,史开宏篇。后羿未老,嫦娥犹美,神舟冲汉。万代梦想,百年期翼,吾辈登览。问何方可比?科技绵阳,独上峰巅!

大羌城

王培芳(北川)

山川茫茫,江河汤汤;世代景仰,赫赫霸王。千年风霜,千里风光,我的习惯是笑对沧桑。大地摇晃,大难天降,我的英姿是挺直脊梁。

仁爱无疆,国恩浩荡;横空出世,赫赫永昌。莎朗旋转,歌声飞扬,林隐鸟兽,水映碉房。远客闲游,神清气爽;百姓安居,百业兴旺。

大羌城,最新的城,你的风采,让地球增光;大羌城,最美的城,你的名字,比太阳更亮。

上溪龙眼

姜维彬(泸州)

几十年了,那儿还是林场,渐渐荒芜的草很多时候,叶子饱含着风的味道,长江边的上溪龙眼,从心甜到外上溪,是水码头。上溪龙眼,不会因为荒芜,就不硕果累累!

躲在树后面,上溪趴着,也很吃力。连蟋蟀都懒得张嘴。小时候的上溪,随便爬到哪棵树上,都能把一条江望穿。

余生

逐梦雁(三台)

又是一夜暴雨,不见了蚂蚁的顽强,飞蛾的奋勇,自然的力量周而复始,毁灭重生。

山石的棱角被这场暴雨冲刷得如此圆润,岁月的洪流?把那些叫作无知、懵懂、骄傲、自以为是的,全部掩埋。

鱼尾纹悄然爬上灵魂却在磨砺中越来越清晰,抓紧指缝中的缕缕时光,化茧成蝶。

感悟生命

爱的突围

看战争影视剧,时常看到一小队人马在一场遭遇战中陷入重围,怎么办,是扔下受伤无法行走的战友立刻快速突围?还是背负重伤的战友一起缓慢突围?

留下重伤员,意味着牺牲;背负重伤员一起突围,可能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,甚至全部牺牲。这时的情状,指挥员很纠结,我看影视剧的心也很纠结。爱,不忍心抛下重伤的战友;爱,愿更多鲜活的战友顺利突围。

这是战斗的突围,也是爱的突围。如何抉择?西方伦理学领域里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“电车难题”:一个疯子把5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。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,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。幸运的是,你可以拉一个拉杆,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。然而问题在于,那个疯子在那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。

你是否应拉杆?任何一种作为或不作为,都意味着有人死亡……

流年碎影

我的小学老师们

每逢教师节,我都想起小学老师们。伏秀珍老师教我一二年级语文,当班主任。我们磨刀河人“伏”“胡”不分。当时,学校里还有一个姓胡的男老师。家长们找胡老师,都成了找伏老师,常常把两人搞混淆,得说清楚男女。她那时20岁左右,中等身材,不胖不瘦,齐耳短发,和蔼可亲。二年级结束时,伏老师调走了。我师范毕业前夕,去县城附近一所小学实习时,才又见到伏老师。我们一起共事了几个月。后来,她又调到城关小学。1981年她因病去世,我专程从乡下赶到县城参加了追悼会,为她献上了一朵小白花。

薛淑秀老师教我一二年级算术。那时小学里开设的是算术,中学才叫作数学。薛老师面容清瘦而秀丽,言语温文尔雅,走路脚步轻手,很受学生喜欢。我二年级结束时,受家庭出身的牵连,她被解职返家。听说她要离开,我觉得,她一个女老师,离开高村,要翻越高高的老埋山,会很吃力,我应该去送她,帮她背一点行李。那天早上,等我赶到学校时,薛老师已经走很久了。后来知道,薛老师是平武薛司家的后人。在那个乱讲“血统论”的年代,这一条就足以把她打入另册遭到清洗。听说她后来就在县城生活,可一直无缘再见到她。

尹国秀老师教我三四年级算术,当班主任。她是德阳人。是德阳孝泉师范的毕业生,跋山涉水来支援平武山区的基础教育。尹老师个子矮小,微胖,扎一对小辫,说话做事风风火火,显得很有精神。我常常被她的行程问题应用题弄得头晕脑胀。后来她丈夫在另一个区的中学当校长,她也就调去教中学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在县城偶遇过一面。再后来,她调回了德阳,就失去了联系。

李平老师教我三四年级语文。她那时刚参加工作,城里姑娘的打扮,穿一身女式连衣裙,短发,秀丽,漂亮,活泼。她声音清脆,还代教我们班的唱歌课。再见到李平老师,则是我参加工作后。1977年我被分配到平武中学,李老师正在平武中学教英语,我们成了同事,一同在“文史教研组”办公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李老师调去了绵阳,退休后长住绵阳。

仇成礼老师教我五六年级语文,当班主任。

回到影视剧的突围场景,编剧通常会如下编排:留下无法行走的重伤员打阻击,战友们洒泪突围……这是重伤员自愿、坚决不愿拖累战友的理性选择。牺牲,不可避免!

意外情形也有:关键时刻突然有一支己方或友方的生力军从外部杀到解围。就观众的休闲心理而言,带不带上重伤员的艰难选择,远没有战场指挥员那样复杂和不忍……只有亲身经历,才能真正体会其中滋味。

去年,耄耋之年的父母身染重病,我和弟妹们一起承受着身心的磨难和煎熬。原先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,最近突遭中风瘫痪在床,需要去年刚动过大手术,年初又再次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85岁老母亲,日夜照料服侍瘫在床上“不懂事”的父亲!

把瘫痪在床、言语含混、视力模糊、丧失嗅觉、失聪失智,经老年护理管理部门鉴定达到最高护理等级的85岁的老父亲,送入伙食

费低廉、护理信誉不知,家属探望交通不便的市郊民办老年护理院护理是不明智的。母亲不舍得,我们做儿女的也不舍得。我们希望父亲在走向生命归宿的路上能够平坦些……

基于地理空间的距离、住房空间的局限和经济尺度的限制,做儿女的只能白昼去父母家帮着老母亲照料父亲。服侍瘫痪在床的老父亲的苦累,我们能够坚持,身体极度病弱的老母亲累垮了怎么办?这样的居家护理,仿佛战场上凭着血性背着重伤员一起突围,也一样是不明智的。

我们爱父亲!我们也一样爱母亲!这是爱的煎熬、爱的困惑、爱的突围!儿女们的心好纠结,爱的个案本身无解!当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加重,亟盼我们的社会早日建立、完善好切实有效的广覆盖的重病老年人的社会扶助、护理机制,让爱重病老人!

作者系著名诗人、《新民晚报》《上海故事》专栏作家。

江剑鸣(平武)

暮色科技城 (明彤摄)

